

偶

雨 心

友校系工電級十六民

拾

九月中旬曾到紐約市賭逛了一天，中午在China town的一家餐館吃飯，進得門來但見侍者及busboy（收盤子的）全是黃面孔的中國留學生（廚房還有dish washer當然亦不例外），聽同行的朋友說他有幾個已得碩士的同學也淪落在此，這種現象頗令人感傷，社會風氣促使學子們大批的湧出國，但出來後又何去何從呢？異鄉終非久留之地，依我看法——不如歸。

老美教授似乎只為抬高自己的聲望而rush，碰到學生有問題找他解決就像吃了氣氣球似的，心不在焉，更大牌的從不見學生，把事情都交給手下的Postdoctor處理，走筆至此不禁想起郭南宏教授，他上課態度之認真令人感動，講解之清楚令人心折，幫學生的忙從不遺餘力，我忝列他的門牆，深深體會到「如沐春風」的滋味，此生不知何時才能再遇到一位像他這樣值得欽敬的教授。

九月十九日彭松村博士和陳榮淦博士，兩位交大前輩舉辦了一次紐約交大同學會，地點在州立海濱公園，參加的人不少，難得的是令梅學嫂（也是學姊）也到了，大學畢業後還能在地球的另一端相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午大家圍爐烤雞，邊烤邊蓋，年青一輩的交大人為目前處境的困窘都有不勝欷歔之感，飯後我獨行至海邊，但見銀白色的沙灘一望無際，目盡處海天一線相隔，海面上海鷗忙着捕魚，景色煞是美麗，我忽想起Simon & Garfunkel唱的El Condor Pasa中的一段歌詞：Away, I rather Sail awa,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there. A man gets tired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its saddest Sound, its saddest Sound. 唉——我何時才能凌雲御風去，不必在煩囂的塵世中汲汲營營。

楊振寧曾發表一篇演講，題目為「訪大陸觀感」，其內容純粹是為匪張目，把淺薄無知的美國佬聽得目瞪口呆，但却使熱血的中國青年義憤填膺，演講結束後有不少人提出反駁意見，無奈均被其老練的口才擋駕。楊氏之演講毫無事實根據，蓋其僅在一個月的時間之內參觀了兩個最大的城市——上海及北平（據其所述），即用演繹法為整個大陸吹噓，頗使人懷疑，除非他有隱衷，否則以這種愚蠢的頭腦是怎樣得的諾貝爾獎？

上禮拜六看了「一場Camelot（鳳宮劫美錄）」覺得不錯，若為米高梅出品，獅吼三聲當之無愧，劇情以圓桌武士之發展為經，以亞瑟王，武士藍斯及珍妮皇后三人間錯綜複雜關係為緯，描寫的重點與前幾年的一部「圓桌武士」不同。此片一直強調Civilization，亞瑟得悉珍妮與藍斯有染後，強自按捺心頭怒火，於空室中按劍聲淚俱下的那一幕令人叫絕。藍斯比武持劍將對方擊倒後下馬撫屍痛哭；交戰前的黎明，亞瑟，珍妮和藍斯三人在林中相晤，珍妮已削髮為尼，重睹夫君，隨後亞瑟命偷渡至戰場之小童回家等等均在描寫戰爭之殘酷與無可奈何，編導之心可為良苦。